



我家的旧木柜里,静静地躺着一个老铁壶。它浑身黑褐,壶身上斑驳的锈迹好似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

这个铁壶一直是阿公的宝贝。从我记事起,它就待在老厝的厨房里。阿公经常用它烧水泡茶,每次听见呼呼作响的水声,我就赶紧搬小板凳来凑热闹。等水烧开,阿公就捏一撮铁观音放进铁壶里,开水把茶叶泡开,厨房顿时茶香四溢。即使不懂品茶,我也会缠着阿公给我倒一杯。每次看我小口喝着茶,阿公就会乐得眉眼弯弯,不时问一句:“团仔,有没有尝到茶的回甘?”

长大后,我去县城上学了,回老家

阿公的老铁壶

□王水林

次数屈指可数。但每次回去,阿公仍会拿那个老铁壶给我泡茶,把壶和杯子端到院里的石桌上,他就招呼我一起坐下来,一边喝茶一边聊天。我们好似总有说不完的话题,有时阿公讲太公挑着茶叶走山路往事,有时也说自己年轻时在茶厂炒茶的日子,聊着聊着又会问我:“学习累不累?食堂的菜合胃口吗?”而我喜欢把学校里发生的新鲜事说给他听。往往都是老铁壶里的水续了又续,直到暮色漫进院子,我们才停止交谈,被家里人喊回屋吃饭。

再后来,我离开安溪,来泉州求学,回去看阿公的时间变得更少了。每当思念涌上心头,我就打个电话回去,像小时候那

样跟阿公聊会天。即使说的都是琐碎的事,心情也能很快由阴转晴。

最近一次放假回家,我发现阿公的身体大不如前,手脚都不似过去那般利索。那天见他又在厨房里忙活,烧火时却得扶着灶台才能站稳,往铁壶里添茶叶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茶枝。“阿公,我来。”我正想伸手帮忙,他却摆摆手,笑着说:“你坐着等就行,我身手好着呢。”水烧开时,阿公掀开壶盖的动作也慢了许多,腾起的雾气衬得他的头发花白,看得我眼睛发酸。

现在老铁壶依旧在木柜里放着,只是不常用来烧水泡茶了。但我每次回去都

要将它取出来,学着阿公的样子泡一壶铁观音,然后拉着他一起坐在院子里喝茶聊天,就像过去一样。不过阿公话变少了,更常是听我说近况,偶尔点点头。铁壶里温着的茶汤还是熟悉的味道,我也渐渐品出阿公说的那抹回甘,它就像那些匆匆返家小住的日子,带着点微涩,回味却甜蜜绵长。我也希望这些时光能走得慢些,再慢些,好让我把熟悉的茶香、阿公的话语与牵挂,都牢牢记在心里。

(作者系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安全技术专业2023级学生)



拖延的最大成本,是错过本该更好的自己。



夏天到了,泳池里人山人海。只听“扑通扑通”的声音响起,几个小男孩接连跳进池中,瞬间水花四溅。还有几个小女孩排成一行,踩着池边的扶手梯下水,她们好像可爱的小鸭子,在水里扑棱脚丫,努力向前游去。游泳池的浅水区,还有几位教练正在教小朋友们游泳,有的人在学憋气和换气,有的人已经开始学习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等泳姿。不远处的儿童池中,还有几个小男孩在打水仗,他们有的拿着小水枪喷水,有的用双手泼水,池里水花乱飞,一时让人难辨胜负。

忽然哨声响起,两位水性好的少年开始比赛游泳,他们一头扎进水里,犹如小鱼快速向终点游去,岸边响起了阵阵喝彩声。这时户外的泳池同样人声鼎沸,那里有一个大滑梯,不少人通过它滑进水池。不过滑得太快,容易被池水呛到,咳嗽不止,那感觉别提多刺激了。

——《夏天的泳池》(吴钰滢,泉州市第二中心小学四年级)

《祖父的园子》这篇文章描绘了作者与祖父在园子里度过的美好童年时光。当我读到“祖父戴一顶大草帽,我戴一顶小草帽;祖父栽花,我就栽花;祖父拔草,我就拔草……”心中好似涌入一股暖流,眼前也浮现幼时在爷爷家过暑假的场景。爷爷住的老房子后面有一块空地,爷爷用篱笆将它围成一个小菜园。地里种了各种蔬菜,菜地两旁还栽种了几棵果树。每次走近小菜园,还能嗅到一股清新的味道,当中有泥土的芬芳,也有果蔬的香气。

那时我最爱做的事就是跟着爷爷学习如何给菜苗和果树浇水、施肥。爷爷也会耐心地教我识别各种植物,告诉我它们成长的小秘密。夏日的小菜园里菜苗长势喜人,菜叶在阳光下映衬下闪着绿色的光芒,漂亮极了。每次发现果树枝头冒出沉甸甸的果实,我定要拉着爷爷一起将它们采摘下品尝。

——《园子里的温情时光》(吴昕怡,晋江市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五年级)

夏日正午的阳光把石板路晒得滚烫如烙铁,蝉在树上不知疲倦地鸣叫,将蒸腾的暑气衬托得愈加浓烈。每到这个时节,我常会想起儿时在老家过三伏天的情景。

小时候过盛夏是无忧无虑的,总爱赖床的我有时起床已经临近中午。若是阿嬷结束劳作回来,见我顶着一头乱发走出屋,定会笑着说:“日头都晒屁股了,快去洗脸刷牙,阿嬷给你做面线吃。”一听有好吃的,我可算打起精神,忍着扑面的热浪走去院子。赶紧从井里打一桶井水上来,掬一把洗脸,感觉凉意顺着毛孔“钻”进身体里,我的困意终于被驱散。

刚洗漱完,厨房就飘出阵阵香气。灶台前,阿嬷系着围裙忙得热火朝天,等锅里的汤烧开,她便抓起一把面线,手腕轻抖几下,面线就像银鱼般落入锅中。接着她又把切好的香菇丁和海蛎干、鱼丸、海菜碎等配料一股脑放进锅里煮。凑近一

老家的三伏天

□康佳婧

瞧,发现白胖的鱼丸在水中上下翻滚,我就知道面线快煮好了。阿嬷拿着汤勺在锅中来回搅动,待汤不停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响声,她会再往汤里撒一把葱花,随后喊我拿好碗勺准备开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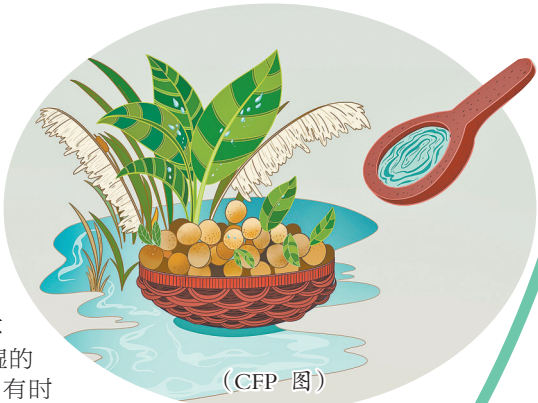
一碗面线刚盛出来,顾不得烫的我,舀一勺便想往嘴里送。阿嬷连忙劝阻,又拿蒲扇扇风给碗里的面线降温。见我等得抓耳挠腮,她只得捞出一颗鱼丸,嘱咐我稍微吹凉再吃。终于咬下一口,我先是小心翼翼地嗦掉鱼丸里的汤汁,一旦感觉不烫口了,立马开始大快朵颐。几颗鱼丸下肚,面汤也能入口了,呼噜噜吃下一碗,我才觉得心满意足。

三伏天的午后炎热,但我在家待不住,总要溜出门与小伙伴们一起在巷子里追逐嬉闹。火辣の日头很快把我们的后背晒得发烫,衣衫转眼都被汗水浸透,紧紧地贴在身上。阿嬷瞧见我们跑得满头大汗,定得赶紧招呼我们进屋喝凉茶、吃龙眼。龙眼早被阿嬷提前用井水泡过,果壳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,用指甲轻轻一掐,饱满的果肉就露出来了。咬一口,清甜的汁水在舌尖“炸”开,暑气瞬间也消散大半。一群孩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龙眼,阿嬷则坐在一旁,拿着毛巾帮我们擦汗。眼看

桶里的龙眼快见底了,她才出声提醒说:“别贪多,龙眼容易上火。”

过去屋里没有装空调,伏天的晚上,院子便是纳凉的好去处。不下雨的夏夜,阿嬷会将竹凳竹桌搬到院里,让一家人坐着乘凉。老厝离海不远,不时海风吹来,还能带来一股咸湿的凉气。但户外待久了也有坏处,有时我正开心地听阿嬷哼着闽南小调,腿上忽然一阵痒,低头一瞧准是被蚊子“偷袭”。发现我小手不停抓挠,阿嬷赶紧起身回屋拿花露水,一边帮我涂抹红肿的地方,一边念叨:“不要用力挠,抓破会留疤,就不漂亮咯。”

如今,我随父母搬到城里居住,也难寻以前过三伏天的那份悠闲与惬意了。在老家度过的盛夏时光,就像窖藏的老酒,越品越有滋味。井水泡过的龙眼甜,阿嬷煮的面线香,还有她蒲扇摇出的风和那些温柔的叮囑,好像一帧帧画面存进我的记忆里,偶尔想起,犹如一阵海



(CFP·图)

风拂过,总会悄悄吹散心头的燥热。

(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3级学生)



有事相求

妈妈正在做饭,小李凑过来求说:“我帮您洗菜吧。”妈妈立马拒绝:“不用,你肯定有事求我。”

小李连说没有,妈妈想了想说:“好吧,那你帮忙削土豆。”小李开心地说:“好的,不过我想先和您商量一件事。”妈妈听了立马说:“幸好我没买土豆。”

有“痒”运动

健身房里,一位学员跟教练抱怨说:“这里蚊子太多了,我身上被叮了好几个包,太痒了。”教练听后说:“你不懂了吧,这就叫做有‘痒’运动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收稻谷

□冯佳依

午后阳光炙热,巷子里只有杂货店还开着门,其他店的门都紧闭着,好似怕被这热浪钻了空子。

我坐在客厅看电视,家里的大黄狗突然叫了两声。我疑惑地抬头,发现是外婆走进屋。她一边伸手摸了摸大黄狗的脑袋,一边笑着对我说:“去洗把脸,我带你和‘大黄’去田里。”

外婆一向疼我,往日回老家时她连家务都不让我做,今天怎么突然叫我去地里干活?我正纳闷地嘀咕着,大黄狗已经兴奋得直摇尾巴,不停在我身边打转,催促大家赶紧出门。

离开家时,日头已经不像正午那般炙热了,走在路上,不时还有凉风拂面。抬头远眺,只见稻田好像一片等待发掘的金色宝藏,嫩绿的叶片簇拥着被晒得低垂的稻穗,风过处稻浪翻滚,深呼吸还能闻到阵阵清新的稻香。

抵达自家的稻田,外婆便拿着镰刀走进去,随后又招手喊我跟上。我双脚刚踩在湿软的田地,外婆便把另一把镰刀递过来,说:“你跟我学怎么收水稻吧,这事不难,只要把握好力度就行。”说完,她一边提醒我注意别割伤手指,一边俯下身为我示范动作。外婆一手用虎口掐住一小把水稻,另一只手拿着镰刀切割稻子的根部,动作利落又迅速。我跟在她的身后“依葫芦画瓢”,只是动作很慢,还有些笨拙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我的手掌开始胀痛,抬手一看,掌心都泛红了。但看着外婆忙



(CFP·图)

碌的身影,我一下打消了休息的念头,胡乱用手抹掉脸上的汗水,又拿起镰刀继续收割稻子。

直到夕阳西下,外婆唤我回家了。收拾完工具和稻子,她拉起我发红的手看了看,沉默了半晌才开口说:“今天辛苦了,走,我们回家吃饭。”说完,外婆招呼在田埂上来回跑的大黄狗,一手提着装着镰刀的畚箕,一手拉着我往家的方向走去。我边走边回头,看见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仿佛与身后的稻田融为一体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了外婆带我来的用意。她一辈子与水稻相伴,为它耗费了半生的光阴,也为它投入了无数的心血。这片稻田的每一株稻穗,都是外婆用心耕种的希望,她想让我亲身体会田间劳作的不易,也真正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。

(作者系惠安县嘉惠中学高三年学生)

游山玩水

□黄涵波

今年暑假,我与父母把旅行目的地定在了武夷山。那天车子在山脚下还没停稳,透过车窗就瞧见青黛色的山峦连成一片。下车后走近些,我才看清岩层在阳光下泛着灰黄,好似一幅被风雨磨旧的画卷。

“游山玩水”自当是先游山,后玩水。拾级而上,我一心盼着往高处的“天游峰”迈进。走着走着,我发现山路两侧的木栏杆与深不见底的山崖还有一段距离,但随着山路不断变陡,人总不敢掉以轻心,手也忍不住攥紧栏杆,心还一直悬着。快接近山峰时,四周开始弥漫一层白雾,峰尖在雾气中若隐若现,看起来犹如几座飘浮空中的小岛,又似仙境一般。我不禁浮想联翩,猜测上头会有神仙居住。

下山后去玩水,乘竹排漂在绕山的“九曲溪”上。溪水流速时缓时急,让人心总是七上八下,好似坐过山车般紧张。水中映照的景色也在不断“切换”,水面平静如镜面时,映出的便是群山巍峨的景象。待

竹排继续移动,水面又突然“活泛”起来,水流推着竹排往前冲,不时还会撞击岩石,溅起的水花打在胳膊上,凉丝丝的。溪流不时奔涌的江河那般磅礴,即使途经水流湍急的地方,竹排也不会被掀翻,大多只是腾起一片象碎玉似的水花。那些水珠在空中短暂停留,又很快落回溪里,好似人耐不住热,被烈日一晒,总想赶紧躲回凉爽的屋里。

等竹排漂到终点,抬头正好望见“大王峰”。听撑竹排的师傅说,得站在这个被称为“三十六峰之首”的山峰上,方能把这山环水绕、青树黑石的景致看全。但我们没再往高处爬,而是选择在溪边歇脚。风拂过树梢,送来阵阵凉意,刚才看过的景色反倒在心里渐渐清晰起来。想来这一路的风景,还得慢慢品,方能“嚼”出滋味啊。

(作者系泉州市第一中学初三三年学生)



我的家乡泉州,一年四季的景色各不相同。比起烟雨朦胧的春天,丹桂飘香的秋天和温润和煦的冬天,我更喜欢热情似火的夏天。这个季节,蝉鸣攀上屋檐,转眼又裹着海风、带着甜香,渐渐铺展成一幅鲜活的画卷。

泉州的夏天,常见一幅幅流动的绚丽图景。瞧,清晨的古城一隅,一棵古榕树撑开巨大的绿伞,气根垂落如帘,老人们摇着扇子坐在树下对弈,闽南语的谈笑声混着蝉鸣声,在巷子里回荡,久久不散。午后的海湾,湛蓝的海水与天际相接,浪花拍打

家乡的盛夏

□黄子豪

着礁石,溅起晶莹的水花。赤脚踩在细腻的沙滩上,温热的沙粒从脚趾缝溢出,远处白帆点点,鸥鸟掠过浪尖,海天之间皆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泉州的夏天,也能发现各种清凉解暑的美食。夜幕降临,街边四果汤摊的招牌渐次亮起。摊子里的石花膏如琥珀般透亮,芋圆软糯弹牙,仙草带着淡淡的清香。摊主熟练地将各色食材舀进碗里,再浇上一勺浓稠的蜂蜜水,轻轻搅拌,吃一口,冰凉清甜的滋味瞬间便驱散了暑气。腌水果也是我的心头好,红心芭乐搭配酸梅粉,酸甜滋味总让人欲罢不能。

泉州的夏天,还有数不尽的趣事可做。每到这个季节,退潮的海滩好像一个天然

我的舞鞋

□曾安晴

人突然喊3号选手上台。我顿时紧张得心怦怦直跳,双腿也不停发抖,不知如何是好时,余光瞥见了脚上的舞鞋。“放轻松,你练了那么多次,一定能跳好的。”我听见自己对舞鞋说,也像听见它为我加油打气。

聚光灯再亮起时,我不再慌张。伴着悠扬的乐曲,我双脚轻轻点地,脚下的舞鞋仿佛变得格外轻巧,我渐渐找回自信,尽情投入表演。手随着旋律舞动,双脚不时跳跃腾空,终于最后一个音符落下,我顺利完成了所有舞蹈动作。听着台下响起的热烈响声,我如释重负,心头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。低头鞠躬时看着脚下的舞鞋,我的心情无比畅快。那感觉就像与小伙伴一起携手攻克了难关,迎来喜人的收获。

后来个子长高,旧舞鞋穿不下了,我仍将它收进鞋柜里保存,时不时还拿出来擦拭一番。现在,我穿着新舞鞋练舞时,还会



(CFP·图)

想起那双旧鞋,想起自己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样子。妈妈说,那双旧舞鞋留着当纪念,因为它记录了我学舞的最初模样,也能提醒我继续保持对舞蹈的热爱。

(作者系德化县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)